

門  
卷  
子



醫門法律卷之二

中寒門

論一首  
律三條

法十三條  
比類法六十九條

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分配手足各六經百病之生莫不繇之。軒岐論列要在於此。然原始上古經文先師儼季貸所傳。每思洪荒初闢結繩紀事。書從何來。豈光音天化生世界蚤有天醫降下乎。抑仰求太自在天而得之乎。然則醫藥者上天之載也。窮理盡性至命。首推醫學矣。去古漸遠無階可升。

西昌喻昌嘉言甫著



醫門法卷之二  
日取內經讀之。其端緒或有或無。有者可求。無者將何求耶。君相二火及燥氣。未曾深及。即寒之一氣。賴先聖張仲景推演傷寒中寒為二論。不知中寒論何以不入金匱之藏。至晉初即無可搜求。并其弟子衛沈四逆三部厥經亦亡。從未有老醫宿學記載一語。晉人之淺於譚醫。豈待問哉。設使晉代仙醫許旌陽葛稚川之流。仰遡丹臺紫府。太自在天之藏。得其原論。亦未必為當世之所好矣。昌既尚論傷寒論。不揣凡駑。竊欲擬議仲景傳世之

文。以窺見不傳之一班。後及內經之風熱暑濕并燥火缺畧百病傳訛綿力任重老而不休志非不苦。但以從不見聞之說。定為率由坦道。按劍而詫不祥。在所不免。然十百中豈無一二知己。取其大關畧其小失乎。見為是者。因其是。暢發與旨。見為非者。因其非。另豎偉議。總不肯安上世至今相沿之黷沒。而必欲耀之光明。有仲景表章內經於前。有諸君子表章內經金匱於後。昌於後輩中如雜劇登場。漫引其端。要謂非箇中人物也。且昌數

十載寤寐誠求纔脫凡身必承提命此番公案尚有待於再來云

陰病論

喻昌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而不息陰靜而有常二氣交而人生二氣分而人死二氣偏而病起二氣乖而病篤聖神憂之設為醫藥調其偏駁使歸和平而民壽已永觀於生氣通天論中論人身陽氣如天之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是雖不言陰病而陰病之機宛然可識但三皇之世如春陽和司

令陰靜不擾所以內經凡言陰病但啓其端弗竟其說厥後國政乖訛陽舒變為陰慘天之陽氣閉塞地之陰氣冒明冒明者以陰濁而冒蔽陽明也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言之矣民病因乏橫天宏多究莫識其所以橫天之故漢末張仲景著傷寒論十卷治傳經陽病著卒病論六卷治暴卒陰病生民不幸卒病論當世即已失傳豈非其時賢士大夫莫能深維其義金匱玉函置而弗收其流布民間者悉罹兵火之厄耶仲景已後英賢輩出從未

有闡揚其烈者。惟寒祇和於中寒一門。微有發明。誨  
 久以用附子乾薑為急。亦可謂仲景之徒矣。然自有  
 醫藥以來。祇道其常。仲景兼言其變。咤而按劍勢所  
 必至。越千百年。祇和草澤一家之言。已不似仲景登  
 高之呼。况有丹溪節齋諸縉紳先生。多主貴陰賤陽  
 立說。曰陽道饒。陰道乏。曰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曰陰  
 氣難成。易虧。故早衰。製為補陰等丸。畸重乎陰。疇非  
 至理。第於此道。依樣葫蘆。未具隻眼。然世醫莫不奉  
 以為宗。即使卒病論傳之至今。亦與傷寒論同。其悠

悠汶汶也已。嗟乎。化日舒長。太平有象。亂離愁慘。殺  
 運繁興。救時者儻以貴陰賤陽為政教。必國非其國。  
 治病者。倘以貴陰賤陽為藥石。必治乖其治矣。豈通  
 論哉。昌尚論仲景傷寒論。於凡陰病見端。當以回陽  
 為急者。一一表之。吾門已駸駸知所先矣。今欲并度  
 金鍼暢言底裏。易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夫晝為陽。  
 羣陰莫不潛伏。夜為陰。羣陰得以現形。諸鬼為之。夜  
 食一切山精水怪。揚氛吐燄。伎倆無窮。比雞鳴則盡  
 隱矣。蓋雞鳴。夜雖未央。而時則為天之陽也。天之陽

開故長夜不至漫漫而將旦也。陰病之不可方物。此見一斑。而誰爲燃犀之照也。哉。佛說四百四病。地水火風各居百一。是則四百四病皆爲陰病矣。夫水火木金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原不獨畸於陰。然而五行皆附地而起。水附於地。而水中有火。火中有風。人所以假合成身。身所以相因致病。率稟四者。金性堅剛。不受和合。故四大惟金不與。證無生者。必修西方。佛土有繇然也。世人但知地氣靜而不擾。偶見地動。便駭爲異。不知地氣小動則爲災。青太動則爲劫。厄。

劫成之來。天地萬物。凡屬有形。同歸於壞。然地氣有時大動。而世界得不速壞者。則以玄天真武坐鎮北方。攝伏龍蛇。不使起陸。以故地動而水不動。水不動而水中之火。火中之風。自不動也。仲景於陰盛亡陽之證。必用真武湯以救逆者。非以此乎。至於戊亥混茫。亦非天翻地覆。互相混也。天原不混於地。迺地氣加天而混之耳。蓋地水火風四輪同時轟轉。雷礮冲射之威。千百億道。震盪於五天之中。頃之攪毀。太空混爲一區。而父母所生血肉之軀。其陰病之慘烈。又

當何如。禪宗有白浪滔天。劫火洞然。大千俱壞等語。豈非四大解散之時。實有此象乎。究竟地氣之加於天者。止加於欲界色界等天。不能加於無色界天。所以上入景中。忉利天宮。萬聖朝真。兜率內院。諸天聽法。各各身除中陰。頂現圓光。由此直接。非想非非想天。而入佛界法界。覩大千世界。若掌中一果矣。更何劫運。可加之耶。劫運所加之天。至子而開。陰氣下而高覆。始露至丑。而陰氣盡返於地。而太空始廓。兩儀分奠厥位。日月星辰麗乎天。華嶽河海附乎地。五天

之氣。散佈於列曜。九地之氣。會通乎山澤。以清以寧。曰大曰廣。庶類以漸萌生。而天界隙中所餘。暴悍濁陰。動輒綿亘千萬丈。排空直墜。摧殘所生。靡有孑遺。天開地闢。以後陰慘。餘殃尚若此。其可畏。必至寅而駁劣。悉返冲和。天光下濟。地德上承。各木嘉卉。纍纍垂實。光音天人。下食其果。不復昇舉。因得施生。乃至繁衍。而成天地人之三界也。此義關係人身性命。病機安危。最宏最鉅。儒者且置。為不論。不議。醫者更蔑聞矣。昌每見病者。陰邪橫發。上干清道。必顯畏寒腹

痛下利上嘔自汗淋漓肉暍筋惕等證即忙把住關  
 門行真武坐鎮之法不使龍雷升騰霄漢一遵仲景  
 已傳之祕其人獲安倘失此不治頃之濁陰從胸而  
 上入者咽喉腫痺舌脹睛突濁陰從背而上入者頸  
 筋龜大頭項若水轉盼渾身青紫而死謂非地氣加  
 天之劫厄乎惟是徒進附子乾薑純陽之藥亟驅陰  
 邪下從陰竅而出非與迅掃濁陰之氣還返地界同  
 義乎然必盡驅陽隙之陰不使少留乃得功收再造  
 非與一洗天界餘氛俾返冲和同義乎會仲景意中

之法行之三十年治經百人凡遇藥到莫不生全雖  
 白一時之權宜即擬為經常之正法可也醫學缺此  
 誠為漏義謹立鄙論以開其端後有作者出其廣大  
 精微之蘊是編或有可採云爾  
 卒中寒者陽微陰盛最危最急之候經曰陰盛生內  
 寒因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泄不泄則溫氣  
 去寒獨留留則血凝血凝則脉不通其脉盛大以瀉  
 故中寒內經之言若此今欲會仲景表章內經之意  
 敷陳一二敢辭饒舌乎



經既言陰盛生內寒矣。又言故中寒者。豈非內寒先  
 生外寒後中之耶。經既言血凝脈不通矣。又言其脈  
 盛大以濇者。豈非以外寒中故脈盛大。血脈閉故脈  
 濇耶。此中伏有大疑。請先明之。一者人身衛外之陽  
 最固。太陽衛身之背。陽明衛身之前。少陽衛身之兩  
 側。今不繇三陽而直中少陰。豈是從天而下。蓋厥氣  
 上逆。積於胸中。則胃寒。胃寒則口食寒物。鼻吸寒氣。  
 皆得入胃腎者。胃之關也。外寒斬關直入少陰。腎藏  
 故曰中寒也。此內經所隱而未言者也。一者其脈盛

大以濇。雖曰中寒。尚非卒病。卒病中寒。其脈必微。蓋  
 內經統言傷寒中寒之脈。故曰盛大以濇。仲景以復  
 寒為熱病中寒。為寒病分別言之。傷寒之脈。大要以  
 大浮數動滑為陽。沉濇弱弦微為陰。陽病而見陰脈  
 且主死。况陰病卒急。必無反見陽脈之理。若只盛大  
 以濇。二陽一陰。亦何卒急之有哉。此亦內經所隱而  
 難窺者也。

再推仲景以沉濇弱弦微為陰脈矣。其傷寒傳入少  
 陰經。則曰脈微細。今寒中少陰。又必但言脈微。不言

細矣。蓋微者陽之微也。細者陰之細也。寒邪傳腎其亡陽亡陰尚未可定。至中寒則但有亡陽而無亡陰。故知其脈必不細也。若果見細脈則其陰先已內虧。何繇而反盛耶。

在傷寒證。惟少陰有微脈。他經則無。其太陽膀胱為少陰之府。纔見脈微惡寒。仲景蚤從少陰施治。而用附子乾薑矣。蓋脈微惡寒。正陽微所至。詩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在天象之陽且不。可微。然則人身之陽。顧可微哉。腎中既已陰盛。陽微。

寒自內生。復加外寒。斬關直中。或沒其陽於內。滅頂。罹殃。或逼其陽於外。隙駒避舍。其人頃刻云亡。故仲景以為卒病也。

人身血肉之軀皆陰也。父母構精時。一點真陽先身而生。藏於兩腎之中。而一身之元氣由之以生。故謂生氣之原。而六淫之外邪。毫不敢犯。故謂守邪之神。暗室一燈。炯然達旦。耳目賴之以聰明。手足賴之以持行者矣。昔人傲雪凌寒。尋詩訪友。猶曰一時之興。到至如立功異域。鬪雪虜庭。白首猶得生還。幾曾內。

寒生而外寒中耶。故以後天培養先天。百年自可常  
 享。苟為不然。陽微必至。陰盛陰盛愈益。陽微一旦外  
 寒卒中。而以經常之法治之。百中能有一活耶。卒病  
 之旨。其枉斯乎。  
 腎中真陽得水以濟之。留戀不脫。得土以堤之。蟄藏  
 不露。除施泄而外。屹然不動。而手足之陽為之役使。  
 流走周身。固護腠理。而捍衛於外。而脾中之陽。法天  
 之健。消化飲食。傳布津液。而運行於內。而胸中之陽。  
 法日之馭。離照當空。消陰除噎。而宣布於上。此三者

豐亨有象。腎中真陽安享太寧。故有八十而御女生  
 子。餘勇可賈者矣。即或施泄無度。陽痿不用。尚可遷  
 延歲月。惟在外在上在中之陽衰微。不振陰氣。迺始  
 有權。或膚冷不溫。漸至肌鞭不柔。衛外之陽不用矣。  
 或飲食不化。漸至嘔泄痞脹。脾中之陽不用矣。或當  
 膺陽礙。漸至窒塞。不開胸中之陽不用矣。乃取水土  
 所封之陽出。而任事。頭面得陽而戴赤。肌膚得陽而  
 燠燥。脾胃得陽而除中。即不中寒。其能久乎。  
 寒中少陰行其嚴令。埋沒微陽。肌膚凍裂。無汗而喪

神守急用附子乾薑加蔥白以散寒加猪膽汁引入陰分然恐藥力不勝熨蔥灼艾外內協攻迺足破其堅凝少緩須臾必無及矣此一難也

若其人真陽素擾腠理素疎陰盛於內必逼其陽亡於外魄汗淋漓脊項強硬用附子乾薑猪膽汁即不可加蔥及熨灼恐助其散令氣隨汗脫而陽無繇內返也宜撲止其汗陡進前藥隨加固護腠理不爾恐其陽復越此二難也

用附子乾薑以勝陰復陽者取飛騎突以重圍塞旗

樹幟使既散之陽望幟爭趨頃之復合耳不知此義者加增藥味和合成湯反牽制其雄入之勢必至迂緩無功此三難也

其次前藥中即須首加當歸肉桂兼理其榮以寒邪中入先傷榮血故也不爾藥偏於衛弗及於榮與病即不相當邪不盡服必非勝算此四難也

其次前藥中即須加入人參甘草調元轉餉收功惟惺不爾薑附之猛直將犯上無等矣此五難也  
用前藥二三劑後覺其陽明在躬運動頗輕神情頗

悅更加黃芪白朮五味白芍太隊陰陽平補不可歇  
手蓋重陰見現浪子初歸斯時搖搖靡定怠緩不為  
善後必墮前功此六難也

用羣隊之藥以培陰護陽其人即素有熱痰陽出蚤  
已從陰而變寒至此無形之陰寒雖散而有形之寒  
痰阻塞竅隧者無繇遽轉為熱薑附固可勿施其牛  
黃竹瀝一切寒涼斷不可用若因其素有熱痰妄投  
寒劑則陰復用事陽即躁擾必墮前功此七難也  
前用平補後已示銷兵放馬偃武崇文之意茲後總

有頑痰留積經絡但宜甘寒助氣開通不宜辛辣助  
熱壅塞蓋辛辣始先不得已而用其毒陽既安堵即  
宜休養其陰何得喜功生事徒令病去藥存轉生他  
患漫無寧字此八難也

昌粗陳病槩明告八難良工苦心此道度幾可明  
可行矣然鹵莽拘執之輩用法必無成功愚昧鮮  
識之人服藥必生疑畏謹合陰病論請正  
明哲巨眼懇祈互相闡發俾卒病之旨人人共明坦  
然率由詎非生民之厚幸乎

丹谿曰中寒者倉卒受寒其病即發而暴蓋中寒之人乘其轉理疎豁一身受邪難分經絡無熱可散溫補自解此胃之太虛不急治去生甚遠法當溫散理中湯甚者加附子其見解超出尋常矣然又曰有卒中天地之寒氣口傷生冷之物有外感無內傷用仲景法若挾內傷補中益氣湯加發散之藥必先用參芪托住正氣可見丹谿宗尚東垣猶在仲景宮牆之外未知其中宗廟百官之富美也

戴元禮曰中寒是身受肅殺之氣口食冰水瓜果冷物病者必脈沉細手足冷息微身倦雖身熱亦不渴倦言語或遇熱病誤服此藥輕者至重重者至死在脈數者或飲水者煩燥動搖者皆是熱病寒熱二證若水火也不可得而同治誤則殺入學者慎之按元禮國朝名醫中之翹楚也其於中寒畧窺大意未識奧旨且不曰以熱病法治之則死反曰熱病用此藥即死殊失主客然二老外更無有言及中寒者昌又推其登壇建幟之功矣

律三條

凡治陰寒暴病。恣用清涼藥者。百無一活。如此死者。醫殺之也。

凡治暴寒病。胸中茫無真見。雖用辛熱。或以漸投。或行監制時。不待入。倏然而逝。醫之罪也。

凡醫起一陰病者。即可免一劫厄。天理人事。必至之符也。其不能起人卒病。而求幸免。劫厄自不可得。世有藹藹吉人。其擇術當何如耶。

漢天師曰。中寒。良受煎。...

比類仲景傷寒論陽虛陰盛治法并死證三十一則

太陽經九法 太陰經一法 少陰經七法

少陰死證五法 厥陰經五法 厥陰死證五法

卒病論雖亡傷寒論固存也。仲景於傷寒陽微陰盛惡寒之證。尚不俟其彰著。早用附子乾薑治之。并灸之矣。况於卒病乎。况於卒病彰著之極者乎。茲特重加剖釋。非但治卒病有據。即遇傷寒危證。毫髮莫遁耳。

仲景治傷寒傳經熱病邪在太陽之初。便有用附子。

治陽虛九法

其一因誤用發汗藥致汗漏不止者用桂枝湯加附子為救法⑦其證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風傷衛之證原惡風加以誤汗則腠理盡開而惡風愈甚小便難者諸陽主氣陽亡於外膀胱之氣化自不行也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四肢為諸陽之本亡陽脫液斯骨屬不利也陽虛之人誤發其汗既可用此方以救其陽未汗之先寧不可用此方以解肌得汗乎仲景於桂枝湯中加入參加附

子不一而足其肯微矣

其一因誤汗致心悸頭眩身瞤動無可奈何者用真武湯為救法⑧其證發汗不解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

汗雖出而熱不退則邪未盡而正已大傷况裏虛為悸上虛為眩經虛為瞤身振振搖無往而非亡陽之象所以行真武把關坐鎮之法也

其一為發汗不解反惡寒者用芍藥甘草附子湯為救法⑨其證發汗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



未汗而惡寒邪盛而表實已汗而惡寒邪退而表虛陽虛則惡寒宜用附子固矣然既發汗不解可知其熱猶在也熱在而別無他證自是陰虛之熱又當用芍藥以收陰此榮衛兩虛之救法也其一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用茯苓四逆湯為救法⑩

誤汗則亡陽而表虛誤下則亡陰而裏虛陰陽俱虛邪獨不解故生煩躁用此湯以救之前一證榮衛兩虛此一證表裏兩虛製方之妙又非表裏一

言可盡蓋煩為心煩躁為腎躁故用乾薑附子入腎以解躁茯苓人參入心以解煩也

其一誤下而致脈促胸滿復微惡寒者用桂枝湯去芍藥加附子為救逆⑪

脈促雖表邪未盡然胸但滿而不結則以誤下而損其胸中之陽也加以微惡寒則并腎中之真陽亦損而濁陰用事矣故去芍藥之陰加附子以回陽也

其一下之後復發汗脈沉微身無大熱者用乾薑附

子湯為救法。其證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

此證前一條云：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誤汗亡陽，誤下亡陰，故云內外俱虛，然不出方，以用附子回陽，人參益陰，已有成法，不必贅也。此復教入以精微之蘊，見亡陽一證，較亡陰倍多。然陽用事於晝者，也熱煩躁，擾不得眠，見於晝者，若此陰用事於夜者，也安靜，不嘔，不渴，見於夜者，若彼，豈附子人參陰陽兩平。

之可施乎。必乾薑附子，偏於辛熱，迺足回其陽，以協於偏勝之陰也。

其一風濕兩邪搏聚一家，用甘草附子湯分解之。法之其證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

風則上先受之，濕則下先受之，逮至兩相搏聚，注經絡，流關節，滲骨體，軀殼之間，無處不到，則無處不痛也。於中短氣一證，乃汗多亡陽，陽氣大傷之徵，故用甘草附子白朮桂枝為劑，以復陽而分解。

外內之邪也。又寒傷榮而無汗之證，用桂枝附子湯。即本方去朮加薑棗之制也。其寒傷榮無汗而大便鞭，小便自利者，知其邪不在表，則本方去桂枝，仍用朮，藉其益土燥濕之用也。三方原三法，今併為一，見治風濕相搏，不出以回陽為急務耳。

其一，心下痞，而惡寒汗出，用附子瀉心湯。復陽瀉痞，兼而行之之法。固

瀉心湯有五：曰甘草，曰半夏，曰生薑，曰黃連，曰附子。以惡寒汗出，陽虛之證較陰痞更急，故用麻沸

湯瀉去痞之藥，而侵入濃煎之附子汁。雖曰一舉兩得，其所重從，可識矣。

其一，誤用陽且湯，致逆用四逆湯救逆，一法。固

陽且湯者，桂枝湯加黃芩之制也。其人陽氣素衰者，雖當夏月，陽外陰內，桂枝湯中可加附子，不可加黃芩，所以其人得湯便厥也。若重發汗，或燒針者，誤上加誤，非四逆湯不能回其陽矣。

陽明少陽二經絕無用附子法。惟太陽一經獨有不得不用之證。蓋太陽膀胱為腎之府，腎中陽虛

陰盛勢必傳出於府以故纔見脈微惡寒漏汗惡風心悸頭眩肉瞤筋惕躁擾等證縱是傳經熱病不得不用薑附以消陰復陽也而暴病不繇傳經發熱卒然而至尚何等待而不用附子乾薑乎

太陰經一法

傷寒傳太陰經有自利不渴一證乃其人平素濕土之藏有寒也故用四逆湯為溫土之法  
太陰濕土之藏有寒不用理中而用四逆者此亦可見仲景之精義蓋水土同出一源冬月水煖則

土亦煖夏月水寒則土亦寒所以土寒即陰內陽外非細故也用四逆以溫土抑何神耶

少陰經七法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者其背惡寒者用灸及附子湯外內協攻之法

口中和而不燥不渴其無裏證可知况背為督脈統督諸陽上行之地他處不寒獨覺背間寒者其為陽虛而陰邪上奏又可知故外灸內溫兩法並施必求陰消陽復而後已也

二日外證且輕何反張皇若此詎識仲景正以  
 二日即顯陽虛陰盛之證蚤從暴病施治所謂見  
 微知著也若待至三四日勢必極盛難返不可救  
 藥矣况於三四日以後其非暴病明矣又何用張  
 皇也哉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  
 三日無裏證故用微發汗之法  
 得病纔二三日無吐利躁煩嘔渴裏證其當從外  
 解無疑然少陰絕無發汗之法汗之必至亡陽惟

此一證其外發熱無汗其內不吐利躁煩嘔渴乃  
 可溫經散寒取其微似之汗此義甚微在大陽經  
 但有桂枝加附子之法並無麻黃加附子之法蓋  
 太陽病無脈微惡寒之證即不當用附子及見脈  
 微惡寒吐利躁煩等證亡陽已至頃刻又不當用  
 麻黃即此推之凡治暴病而用麻黃者其殺人不可  
 轉睫矣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有用附子湯  
 一法

一身骨節俱痛者傷寒太陽經病也若手足寒而脈沉則腎中真陽之虛審矣可見身體骨節之痛皆陽虛所致而與外感不相涉矣故用附子湯以助陽而勝腎寒斯骨屬之痛盡除也若以其痛為外感之痛寧不殺入乎

少陰下利脈微者有用白通湯一法<sup>天</sup>

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有白通加猪膽汁一法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sup>天</sup>

少陰下利其人腎藏虛寒邪盛也脈微者與白通

湯驅寒助陽斯利止脈健矣服之利不止轉至無脈嘔煩有如此因以熱藥治寒寒甚而格藥不入徒增其逆亂之勢也加猪膽汁為鄉導斯藥入而寒不為拒陽可回脈可出矣然脈必微續乃生暴出反死甚哉虛陽之易出難回也

少陰下利有水氣或咳或嘔者有用真武湯<sup>加減法</sup><sup>八</sup>

陰寒甚而水汎濫由陽虛不能攝水復不能生土以制水以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或小便亦利或咳或嘔水性汎濫則無所不之

也因其見證不一。故有加減法。餘見尚論篇。

少陰下利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有用白通四逆湯加減一法。面色赤者。加蔥九莖。腹中痛者。去蔥。加芍藥二兩。嘔者。加生薑二兩。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利止脈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少陰死證五條。

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陰盛無陽也。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陽回利止則生。若利止更加眩冒則其止也。乃陰已先亡。故陽無依附。浮越於上。而神氣散亂。時時自冒也。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踈。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脈不至。至陽已先絕。不煩而躁。孤陰頃刻自盡矣。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息高則真陽上越。其下無根。綿綿若存之地。神機化滅。故主死也。

少陰病脈微沉細。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

日自利復煩躁不得卧寐者死。

傷寒忌見陰脈故仲景謂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今脈之微沉細具見外證嗜卧汗出不煩陽不為用矣。自欲吐陰邪上干矣。更加自利則藏氣必至盡絕矣。况始先不煩今更煩躁始先欲寐今更不得卧寐所存一綫之陽擾亂若此可復收乎。

厥陰經五法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少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一法。

陽邪當結於陽不結胸則陽虛可知陰邪當結於陰冷結在膀胱關元則陰盛可知。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有灸之之法。

脈見喘促陽氣內陷急遽不舒之狀也加以手足厥逆陽微陰盛必懼滅頂之凶故當灸之以通其陽也。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用四逆湯一法。

大汗出而邪不除陽則反虛矣內拘急四肢疼下



利厥逆惡寒則陽之虛者已造於亡而陰之盛者  
尚未有極故用四逆湯以勝陰復陽也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用通脈四逆湯法  
下利裏寒加以外熱是有裏復有表也然在陽虛  
之人雖有表證其汗仍出其手足必厥纔用表藥  
立至亡陽不用表藥終是外邪不服故於四逆湯  
中加蔥為治絲絲必貫為萬世法程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用四逆  
湯一法(五)

嘔與微熱似有表也脈弱則表邪必不盛小便利  
則裏邪必不盛可見其嘔為陰邪上干之嘔熱為  
陽氣外散之熱見厥則陽遭陰掩其勢駭危非用  
四逆湯莫可救藥矣難治二字回互上條多少叮  
嚀見嘔而微熱與裏寒外熱毫釐千里用四逆湯  
即不可加蔥以速其陽之飛越學者可不深研乎  
厥陰死證四條

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  
灸所以通陽也厥不還則陽不回可知矣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腎主躁躁不得卧腎中陽氣越絕之象也。

發熱而厥七日下利者為難治。

先熱後厥病邪已為加進其厥復至七日之久所

聖者陽回厥返耳若更加下利是其虛寒深銅陽

固無回馭之機陰亦有立盡之勢故難治也。

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

有陰無陽故也。

發熱而利裏虛而外邪內入也故曰有陰汗出不

止表虛而內陽外出也故曰無陽。

再按少陰腎中內藏真陽其死證舍真陽外亡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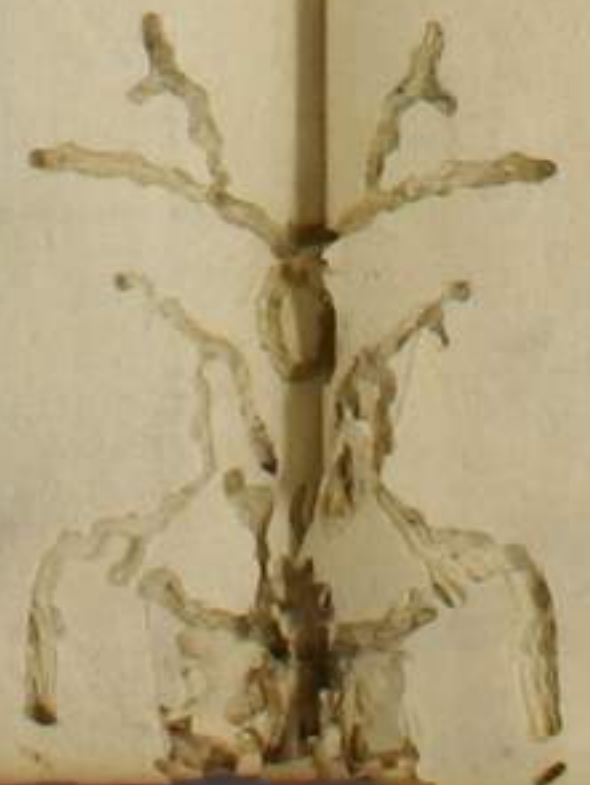
無他故矣乃厥陰之死證亦因厥逆不返下利不

止致腎臟真陽久出不返乃成死候然則腎臟之

真陽豈非生身立命之根乎觀此而卒病論之肯

全現全彰矣。

此處有極其微細之論，其意深遠，非筆墨所能盡述。其言中氣之虛弱，與外寒之侵襲，二者相合，則病生。此論極其精微，誠為醫家之寶鑑也。



比類金匱水寒五則

仲景卒病論既亡，昌於卒暴中寒證，歸重少陰。水腎藏之真陽，惟真陽衰微，不振外寒始得卒然。中之著陰病論，暢發其義矣。透此一關於以讀仲景之書，無往非會心之妙。如金匱水氣病證，治條下泛而觀之，以為論水而已。初不解其所指也。詳而味之，乃知水雖有陰陽之分，要皆陰象。要皆少陰腎所專司。少陰之真陽蟠盛，屹然不露，則水皆內附而與腎氣同其收藏。無水患

之可言也。必腎中真陽虧損，然後其水得以汎濫於週身。而心火受其湮鬱，脾土受其漂沒，其勢駸成滔天莫返矣。故特發金匱與義數則於左，以明治之。一斑。

金匱五水之分曰：風水曰皮水，曰正水，曰石水，曰黃汗。其風水皮水黃汗，雖關於腎，屬在陽分。至於正水石水，則陰分之水。一切治陽水之法，所不得施之者矣。正水其脈沉遲，外證自喘，北方壬癸自病。故脈見沉遲，腎藏水，肺生水，子病累母，標本俱病。

故外證自喘。內經曰：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故聚水成病。上下溢於皮膚，跗腫腹大，上為喘呼，不得卧。金匱正水之名，蓋本諸此。石水其脈自沉，外證腹滿不喘。此因腎氣并於水而不動，故脈沉。水畜膀胱之內胞，但少腹滿硬，氣不上干於肺，故不喘。內經曰：陰陽結斜，陰多陽少，名曰石水。又曰：腎肝并沉為石水，以肝腎兩藏之氣，皆得貫入胞中，故也。而巢氏病源又謂石水者，引兩脇下脹痛，或上至胃脘則死。其說果何所據耶？蓋石水既關肝腎。

二藏然則腎多即下結而難上肝多則挾木勢上犯胃界亦勢有必至耳。葉永言少腹有痕即石水之證偶因感發痛楚叫喊醫不察誤以柴胡藥動其肝氣且微下之嘔血如汚泥而死巢氏所指殆此類矣。門人問治葉永言病施何法則愈荅曰經言先痛而後病者治其本當先溫其疝瘕用附子肉桂勝其寒救其陽止其痛後治其感可也醫不知此而用小柴胡湯不應見其大便不通用導法不應又微下之詎知濁陰上逆必用溫藥陰

竅通設行寒下則重陰沍寒助其橫發敗濁之物傾囊倒上貫胃出口所不免矣仲景既有動氣在下不可汗下之戒又謂跌陽脈當伏今反緊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醫反下之下之即胸滿短氣蚤見及此蓋不溫其疝瘕反用寒下虛其胸中之陽則陽不布化陰得上干迺至胸滿短氣敗濁一齊上湧而死也即是推之凡有疝瘕腹痛之證重受外寒其當溫經救陽允為定法矣本卷後採仲景治寒疝用烏頭煎方可參閱

金匱云少陰脈緊而沉緊則為痛沉則為水小便即難脈得諸沉當責有水身體腫重水病脈出者死此論少陰病水之脈出見浮大則主死然風水皮水其脈皆浮妊婦病水其脈亦浮不在此例也夫少陰者至陰也於時主冬沉脈見者水象與經氣皆所當然故其脈反出即是少陰經氣不得藏而外絕必主死矣究竟所謂脈出主死者非但以其浮也惟沉之而無脈然後浮之而主死耳

金匱云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為水遲則為寒寒水相搏跌陽脈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驚漉胃氣衰則身腫少陽脈卑少陰脈細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水不通經為血血不利則為水名曰血分寸口脈沉為水遲為寒水與寒皆非外入之邪乃由脾胃與衝脈二海合病所致蓋胃海水穀之陽不布則五陽虛竭故生寒衝脈血海之陰不生化則羣陰內結故生水水寒相搏於二海故十二經脈所稟水寒之狀態見於寸口也跌陽脾胃之脈隱伏難於推尋其人必水穀不化脾氣衰則清濁

不分於裏而驚漉胃氣衰則陽氣不行於表而身腫兩有必至者衝脈爲血之海屬右腎之藏三焦是其府男子以之藏精女子以之繫胞同一源也然在女則陰血海多主病在男則陽三焦多主病其流各有不同焉且衝脈無可診也男子診其少陽脈卑知爲三焦氣不化而小便不利婦人診其少陰脈細知爲血海受病而經水不通是則男子之理矣然而男子亦有病血者女子亦有病氣者

仲景方中氣病多有兼血藥者血病多有兼氣藥者蓋必達權通變然後可造精微之域耳

金匱舉治水寒次第之法設爲問答問曰病者苦水而自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脈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冲咽狀如炙肉當微咳喘審如師言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沉而緊沉爲水緊爲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當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榮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衝咽喉塞噎脚下急痛醫以爲留飲而大下之氣擊不去其病不除重復吐

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又與葶藶丸下水。當時如小差。食飲過度。腫復如前。胸脇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揚溢。則浮咳喘逆。當先攻擊冲氣。令正。乃治咳。咳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當在後。

脈沉為水。脈緊為寒。為痛。水寒屬於腎。足少陰之脈自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凡腎氣上逆。必衝脈與之並行。隨脈所過。與正氣相冲擊。遂成以上諸病。陽衰之後。結

寒之邪發而上冲。醫不治其冲氣。妄吐下之。遂損其腐熟水穀。傳化津液之胃。於是渴而飲水。小便不利。至積水四射。冲氣乘虛愈擊。尚可漫然治其水乎。故必先治冲氣之本。冲氣止。腎氣平。則諸證自差。未差者各隨所宜。補陽瀉陰。行水實胃。疎通關元之積寒。久痺可也。立一法而前後次第了然。無忒。學者可不知所宗乎。

師曰。寸口脈遲而濇。遲則為寒。濇則為血不足。跌陽脈微而遲。微則為氣遲。則為寒。寒氣不足。則手足逆



冷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滿脇鳴相逐氣轉膀胱榮衛俱勞陽氣不通即身冷陰氣不通即骨疼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即痺不仁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太氣一轉其氣乃散實則朱氣虛則遺尿名曰氣分世桂枝去芍藥加麻辛附子湯論見本方下寸口以候榮衛跌陽以候脾胃脾胃虛寒則手足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故逆冷也逆冷之氣入積於中而不瀉則內之溫氣去寒獨留故腹滿也脾之募在季肋章門寒氣入於募正當少陽經脈

之所過少陽之府三焦也既不能行升發之氣於上焦必乃引其在腹與入募之寒相逐入於膀胱留積不去榮衛愈益不通腹滿胡繇而散耶有時陽雖前通然孤陽獨至衛氣終不充於腠理故惡寒陰雖前通然孤陰獨至終不溫分肉故痺而不仁必陰陽二氣兩相協和榮衛通行無礙而膻中之宗氣始轉宗氣一轉則離照當空濁陰之氣自從下焦二陰之竅而散其散分虛實兩途氣實則從後陰喧吹而出氣虛則從前陰淋漓而出是

則寒氣之聚散總關於溫氣之去存故名之曰氣分也。此等竿頭進步之言。讀其書者。明飲上池而不知其味。豈非腥穢汨之耶。

比類金匱胃寒四則

反胃一證。金匱無顯條。但於嘔吐篇中。發與義四段。其脈其證皆主陽氣衰微。立說但隱而不露。今特發明。彙入中寒門後。以見人身陽氣所關之重。又見胸中陽氣與腎中真陽差等不同。而治寒病之機了然。心目矣。

問曰。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飲。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為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

暮吐變為胃反寒在於上醫反下之令脈反弦故名曰虛

此條仲景形容脈證之變態最為微妙凡脈陽盛則數陰盛則遲其人陽氣既微何得脈反數脈既數何得胃反冷此不可不求其故也蓋脈之數由於誤用辛溫發散而遺其客熱胃之冷由於陽氣不足而生其內寒醫不達權通變見其脈數反以寒劑瀉其無過致上下之陽俱損其脈遂從陰而變為弦上之陽不足日中已前所食亦不消化下

之陽不足日暮已後陽亦不入於陰而糟粕不輸於大小腸從口入者惟有從口出而已故曰胃氣無餘言胃中之陽氣所存無幾所以反胃而朝食暮吐也

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無氣無氣則榮虛榮虛則血不足血不足則胸中冷

此條頗論脈理雖不言證隱緯上條反胃之證不重舉耳人身之脈陽法天而健陰法地而翕兩相和合不剛不柔不疾不徐冲和純粹何病之有哉

今微則陽不健運數則陰不靜翕陰陽兩乖其度  
榮衛不充而胸中冷又不啻上條客熱已也夫榮  
衛之氣出入藏府流布經絡本生於穀復消磨其  
穀是榮衛非穀不充穀非榮衛不化胸中既冷胃  
必不能出納其穀證成反胃又何疑乎  
跌陽脈浮而濇浮則為虛濇則傷脾脾傷則不磨食  
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脈緊而濇  
其病難治  
脾氣運動則脈不濇胃氣堅固則脈不浮今脈浮

是胃氣虛不能腐熟水穀脈濇是脾血傷不能消  
磨水穀所以陽時食入陰時反出陰時食入陽時  
反出蓋兩虛不相參合故莫繇轉輸下入大小腸  
也河間謂跌陽脈緊內燥盛而濕氣衰故為難治  
可見浮脈病成必變緊脈也况緊而見濇其血已  
亡乎上腕亡血膈間乾澀食不得入下腕亡血必  
并大小腸皆枯食不得下故難治也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  
主之

嘔則穀氣不資於脈故脈弱則陽氣虛不能充於內外下焦虛則小便冷自利上焦虛則濁氣升上逼迫其陽於外外雖假熱內實真寒證成厥逆所出之陽頃刻決離而不返矣治之誠難也惟四逆一湯勝陰回陽差有可用耳嘔證而兼厥逆下利乃陰寒之極陽氣衰微可知反胃之嘔乃關格之嘔陰陽兩病殊不與下利厥逆相雜不知金匱緣何重錄傷寒論中厥陰證一條入在反胃一門豈其誤以嘔與反胃為同證耶

醫學之不明自昔已然可慨也已茲並辨明以見胸中之陽與腎中之陽大不同也胸中之陽如天之有日其關係榮衛納穀之道最為扼要前三條所云是也蓋胸中下連脾胃其陽氣虛者陰血亦必虛但宜用沖和之劑以平調藏府安養榮衛舍純粹以精之藥不可用也腎中之陽如斷鼈立極其關係命根存亡之機尤為宏鉅後一條所云是也蓋腎中內藏真陽其陽外亡者陰氣必極盛惟從事剛猛之劑以摧鋒陷陣勝陰復陽非單刀直

入之法不可行也。如是而讀此四章，庶幾用法之權衡因誤編而愈益明矣。

法... 卷之二... 入之法不可行也。如是而讀此四章。庶幾用法之權衡因誤編而愈益明矣。

中寒色脈六則

中寒之色必見青者。以青乃肝之色也。故仲景云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謂厥陰挾少陰腎水為寒。寒極則陽亡。陽亡則死耳。

唇口青身冷為入藏即死。

五藏治內屬陰主藏精宅神。血氣併寒邪而入者。寒之藏真之精氣不行。神機化滅。升降出入之道皆絕。榮絕則唇口青。靈樞曰足厥陰氣絕則唇青。肝藏血氣絕則榮絕可知。

脈脫入藏即死。入府即愈。

脫者去也。經脈乃藏府之隧道。為寒氣所逼。故經氣脫去其脈。而入於內之藏。即死。入於內之府。即愈也。

經曰血氣并走於上。則為大厥。暴死。

上者膻中三焦之府也。又不盡指入藏言矣。又如邪客五絡。狀若尸厥者。以通血脈為治。此但於頭面絡脈所過通其血脈則愈。又不盡指入府言矣。可見脈脫入藏入府者。脈之徵也。血氣走痺於上。

者證之徵也。參互者訂。然後其死其愈可得詳耳。中寒脈散者死。

脈脫內入脈散外出。內入猶有藏府之分。外出則與陽俱亡而不返矣。

尺脈遲滯沉細。寒在寸下焦。

溫經散寒。其人可愈。

此類金匱胸腹寒痛十七則  
 寒痛多見於身之前。以身之背為陽。身之前為  
 陰也。而身之前又多見於腹。以胸為陰之陽。腹  
 為陰之陰也。仲景論心胸之痛屬寒證者。十之  
 二三。論腰腹之痛屬寒證者。十之七八。亦何煥  
 然明矣。茲舉內經金匱之與相與繹之。  
 經曰：真心痛者，寒邪傷其君也。手足青至節，甚則旦  
 發夕死。夕發旦死。  
 心為神明之藏，重重包裹，百骸衛護，千邪萬惡莫

比類金匱胸腹寒痛十七則

寒痛多見於身之前。以身之背為陽。身之前為  
 陰也。而身之前又多見於腹。以胸為陰之陽。腹  
 為陰之陰也。仲景論心胸之痛屬寒證者。十之  
 二三。論腰腹之痛屬寒證者。十之七八。亦何煥  
 然明矣。茲舉內經金匱之與相與繹之。  
 經曰：真心痛者，寒邪傷其君也。手足青至節，甚則旦  
 發夕死。夕發旦死。  
 心為神明之藏，重重包裹，百骸衛護，千邪萬惡莫



之敢干必自撤其藩神明不守寒邪乃得傷犯其  
用勝寒峻猛之劑僭逼在所不免昌嘗思之必太  
劑甘草人參中少加薑附豆蔻以溫之俾邪去而  
藥亦不存迺足貴耳若無大力者監之其敢以暴  
易暴乎

鍼經云足太陰之脈其支者復從胃別上注心中是  
動則病舌根脹食則嘔胃脘痛腹脹善噫心中急痛  
此以脾病四逆之邪連及於心其勢分而差緩不  
若真心痛之卒死矣即太陰推之足少陰厥陰客

邪皆可犯心惟陽虛陰厥斯舟中皆敵國矣

厥心痛乃中寒發厥而心痛寒逆心胞去真心痛  
間耳手足逆而通身冷汗出便溺清利不渴氣微  
力弱亦主且發夕死急以朮附湯溫之

諸經心痛心與背相引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宜亟溫  
其經諸府心痛難以俯仰小腹上衝卒不知人嘔  
吐泄瀉其勢甚銳宜亟溫其府至藏邪乘心而痛  
不可救藥者多宜亟溫其心胞并注邪別脈經絡  
藏府淺深歷然乃可圖功

心痛者脈必伏。以心主脈。不勝其痛。脈自伏也。不可因其脈伏。神亂駭為心虛。而用地黃白朮補之。蓋邪得溫藥。則散。加泥藥。即不散。不可不慎之也。溫散之後。可陰陽平補之。

金匱論胸痺心痛之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以太過之陰乘不及之陽。即胸痺心痛。然總因陽虛。故陰得乘之。陽本親上。陽虛知邪中上焦。設陰脈不弦。則陽雖虛而陰不上干。惟陰脈弦。故邪氣厥逆而上。此與濁氣在上。則生腹脹。同一病源也。胸

痺有微甚不同。微者。但通其上焦不足之陽。甚者。必驅其下焦厥逆之陰。通胸中之陽。以薤白白酒。或括蕪半夏。桂枝枳實厚朴。乾薑白朮。人參甘草。茯苓杏仁。橘皮。擇用對病三四味。即成一方。不但苦寒不入。即清涼盡屏。蓋以陽通陽。陰分之藥。所以不得預也。甚者。則用附子烏頭蜀椒。大辛熱以驅下焦之陰。而復上焦之陽。發明三方於左。臨病之工。宜取則焉。

金匱又錯出一證云。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

似噦不噦。憤憤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此卽胸痺一門之證。故用方亦與胸痺無別。必編者之差誤。今併論於此。蓋陽受氣於胸。陰乘陽位。阻其陽氣。布息呼吸往來之道。若喘若嘔。若噦實。又不然。但覺憤亂無可奈何。故用半夏生薑之辛溫。以燥飲散寒。患斯愈也。緣陰氣上逆。必與胸中之飲結爲一家。兩解其邪。則陽得以布。氣得以調。而胸際始曠也。其用橘皮生薑及加竹茹人參。皆此例也。

發明金匱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用烏頭赤石脂丸。心痛徹背。背痛徹心。乃陰寒之氣厥逆而上。干者橫格於胸背經脈之間。牽連痛楚。亂其氣血。蓋其疆界此而用氣分諸藥。則轉益其痛。勢必危殆。仲景用蜀椒烏頭一派辛辣。以溫散其陰邪。然恐胸背既亂之氣難安。而卽於溫藥隊中。取用乾薑之泥赤石脂之澀。以填塞厥氣所橫衝之新隧。俾胸之氣自行於胸背之氣自行於背。各不相犯。其患廼除此。煉石補天之精義也。今人知有溫氣補氣

行氣散氣諸法矣。亦知有堵塞邪氣攻衝之寶。令胸背陰陽二氣並行不悖者哉。

發明金匱胸痺緩急用薏苡仁附子散。

胸中與太空相似。天日照臨之所。而膻中之宗氣。又賴以苞舉一身之氣者也。今胸中之陽痺而不舒。其經脈所過。非緩即急。失其常度。總因陽氣不運。故致然也。用薏苡仁以舒其經脈。用附子以復其胸中之陽。則宗氣大轉。陰濁不留。胸際曠若太空。所謂化日舒長。曾何緩急之有哉。

發明金匱九痛丸。

仲景於胸痺證後附九痛丸。治九種心痛。以其久着之邪不同。暴病故藥則加峻。而湯改為丸。取緩攻。不取急蕩也。九種心痛。乃火客之劇證。即腎水乘心。脚氣攻心之別名也。痛久血瘀。陰邪團結。濕散藥中。加生狼牙。巴豆。吳茱萸。驅之使從陰竅而出。以其邪據胸中。結成堅壘。非搗其巢。邪終不去耳。合三方以觀仲景用意之微。而腎中之真陽有乏。則生無之。則死其所重。不可識耶。

金匱云跌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胫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

跌陽脾胃之脈。而見微弦為厥陰肝木所侵侮。其陰氣橫聚於腹。法當脹滿。有加設其不滿。陰邪必轉攻而上。決無輕散之理。蓋陰邪既聚。不溫必不散。陰邪不散。其陰竅必不通。故知其便必難。勢必逆攻兩胫。而致疼痛。較腹滿更進一步也。虛寒之氣從下而上。膝腹而胫。纔見一斑。亟以溫藥服之。俾陰氣仍從陰竅走散。而不至上攻。則善矣。

仲景所謂此虛寒自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苟舉陰病證治了。無剩義。蓋虛寒從下上。正地氣加天之始。用溫則上者下。聚者散。直捷痛快一言而終。故卒病論雖亡。其可意會者。未嘗不宛在也。

金匱云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為虛。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為寒。當與溫藥。

中寒其人下利。以裏虛也。

裏虛下利。即當溫補。藏氣防其竭絕。

病者痿黃。躁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

痿黃乃中州土敗之象。躁而不渴乃陰盛陽微之象。胸中寒實乃堅冰凝沍之象。加以下利不止。此時即極力溫之。無能濟矣。蓋堅在胸而瑕在腹。堅處拒藥不納。勢必轉趨其瑕。而奔迫無度。徒促其藏氣之絕耳。孰謂虛寒下利可不乘其胸中陽氣未漓。陰寒未實。蚤為溫之也乎。

發明金匱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用附子粳米湯丸

腹中陰寒奔迫上攻胸脇以及於胃而增嘔逆項

之胃氣。空虛邪無所隔。徹入陽位。則殆矣。是其除患之機。所重全在胃氣。乘其邪初犯胃。尚自能食。而用附子粳米之法。溫飽其胃。胃氣溫飽。則土厚而邪難上越。胸脇逆滿之濁陰得溫。無敢留戀。必還從下竅而出。曠然無餘。此持危扶顛之手眼也。發明金匱腹痛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即為寒疝。寒疝繞腹痛。若發則自汗出。手足厥冷。其脈沉弦者。用大烏頭煎。丸 繇內經心疝之名。推之。凡腹中結痛之處。皆可言。

疝。不獨臯丸間為疝矣。然寒疝繞腹痛。其脈陽弦。陰緊。陽弦故衛氣不行。而惡寒陰緊故胃中寒盛。不殺穀。邪即胃中之陰邪。正即胃中之陽氣也。論胃中水穀之精氣。與水穀之悍氣。皆正氣也。今寒入榮中。與衛相搏。則榮即為邪。衛即為正矣。繞臍腹痛。自汗出。手足厥冷。陽微陰盛。其候危矣。故用烏頭之溫。合蜜之甘。入胃以建其中。而緩其勢。俾衛中陽旺。榮中之邪自不能留。亦不使虛寒自下。上之微旨也。

比類金匱虛寒下利六則

內經曰。下利發熱者死。此論其常也。仲景曰。下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此論其暴也。蓋暴病有陽則生。無陽則死。故虛寒下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或其人藏中真陽未漓。或得溫補藥後。其陽隨返。皆是美徵。此但可收拾其陽。協和其陰。若慮其發熱。反如常法。行清解之藥。鮮有不殺人者矣。仲景曰。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

手之三陽起於手。足之三陽起於足。故手足爲諸陽之本。而脈又爲氣血之先。平人氣動其息。血充其形。出陽入陰。互爲其根。若陰寒極盛。則陽氣不布於經脈。五液不行。聚而下利。其脈則無。其手足則冷。去生遠矣。此時藥不能及。姑灸之以艾。試其人陽氣之存否。若微陽未絕。得艾氣之接引。重布經脈。手足轉溫。隨用溫經回陽藥以繼之。若無根之陽。反從艾火逆奔。爲喘則陽從上脫。不復返矣。吁嗟。萬物觸陽舒之。煖而生。觸陰慘之。寒而殺。世

人戕賊其陽。猶或譏爲不知醫。操活人之術。乃戕賊夫人之陽。以促人之亡者。豈亦譏之不知耶。

仲景又曰。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今自愈。上條冒會。仲景意云。灸後手足轉溫。隨用溫經回陽藥以繼之。今觀此條。不藥自愈之證。其奧妙愈推愈廣。蓋重緯下利。脈沉弦者。下重。脈大者。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之文。而致其精耳。彼脈微弱。而數利欲自止。但得不死耳。病未除也。此獨言脈弱。乃陰退陽復。在表作微熱。在



裏作微渴。表裏之間微有不和。不治自愈。治之必反不愈矣。仲景凡藥緊叮嚀處。俱金鍼未度。今僭明之。蓋外感證在表則發熱。在裏則作渴。不但微熱不可盡去。即作渴亦有不同。如少陰病五六日自利而渴。其小便白者。則不為裏熱。而為腎虛引水自救。設以裏熱之渴治之。寧不殺入乎。昌故會仲景意云。不治自愈。治之必反不愈。謂夫慮周于變之醫。世難輕觀耳。

仲景又云。下利脈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清膿。

血以有熱故也。

此一條病機。不但治傷寒病為扼要。即治陰病。最宜消息。蓋下利而本之陽虛陰盛。得至脈數而渴。是始焉陰盛。今則陽復矣。故自愈也。設不愈。則不但陽復。必其陽轉勝。夫陰而圍膿血也。五運六氣有勝必有復。內經謂無贊其復。是謂至治。可見復則必有過甚之害。夫既復矣。而更贊之。欲何求耶。治陰病者。其陽已復。而重贊之。寧不亢而有悔哉。仲景又云。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

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熱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太陽陽明併病面色緣緣正赤者為陽氣拂鬱在表宜解其表此之下利脈沉遲而面見小赤身見微熱乃陰寒格陽於外則身微熱格陽於上則面小赤仲景以為下虛者謂下無其陽而反在外在上故云虛也虛陽至於外越上出危候已彰或其人陽尚有根或服溫藥以勝陰助陽陽得復返而與陰爭差可恃以無恐蓋陽返雖陰不能格然陰

尚盛亦未肯降必鬱冒少頃然後陽勝而陰出為汗陰出為汗邪從外解自不下利矣鬱冒汗出儼有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之象陽入陰出從危轉安其機之可畏尚若此誰謂陰邪可聽其盛耶仲景又云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

脈絕不惟無其陽亦無其陰陽氣破散豈得陰氣不消亡乎晬時脈還乃脈之伏者復出耳脈豈有一息之不續耶仲景用灸法正所以通陽氣而觀

其脈之絕與伏耳。故其方即名通脈四逆湯。服後利止而脈仍不出。是藥已大應。其非脈絕可知。又加入參以補其亡血。斯脈自出矣。成法具在。宜究心焉。

醫門法律卷之二終

中寒門諸方卷之二

①附薑白通湯 一治暴卒中寒。厥逆嘔吐。瀉利色清。

氣冷。肌膚凍慄。無汗。盛陰沒陽之證。

附子

炮去皮

乾薑

炮 各五錢

蔥白

五莖取

猪膽

大者半枚

右用水二大盞。煎附薑二味。至一盞。入蔥汁。并猪膽汁。和勻。溫服。再用蔥一大握。以帶輕束。切去兩頭。留白二十寸許。以一面熨熱。安臍上。用熨斗盛炭火。熨蔥白上面。取其熱氣。從臍入腹。甚者連熨二三餅。又甚者再用艾炷。

灸關元氣海各二三十壯。內外協攻。務在一時之內。令得陰散陽回。身溫不冷。次用第三方。

②附薑湯 治卒暴中寒。其人腠理素虛。自汗淋漓。身冷手足厥逆。或外顯假熱躁煩。乃陰盛於內。逼其陽亡於外。即前方不用蔥白也。

附子炮去皮臍 乾薑炮各五錢  
右用水二大盞煎至一盞略。加猪膽汁一蛤蜊壳侵和。溫冷服。不用蔥熨及艾灼。

③附薑歸桂湯 治暴病用附薑湯後。第二服隨用此方。繼之。因附薑顯主回陽。而其所中寒邪。先傷榮血。故加歸桂驅榮分之寒。纔得藥病相當也。

附子炮去皮臍 乾薑炮 當歸 肉桂各二錢五分  
右用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入蜜一蛤蜊壳溫服。

④附薑歸桂參甘湯 治陽氣將回。陰寒少殺。略有端緒。第三服即用此方。

附子炮去皮 乾薑炮 當歸 肉桂各一錢

人參 甘草各二錢

右用水二大盞煨薑三片大棗二枚自汗不用煨薑

煎至一盞入蜜三蛤蜊壳温服

⑤辛温平補湯 治暴中寒證服前三方後其陽已

回身温色活手足不冷吐利漸除第四方即

用此平調藏府榮衛俾不致有藥偏之害

附子炮去皮 乾薑炮 當歸一錢 肉桂五分

人參 甘草炙 黃芪蜜炙 白朮土炒

④白芍酒炒 五味子十二粒

右用水二大盞煨薑三片大棗二枚劈煎至

一盞加蜜五蛤蜊壳温服

⑥甘寒補氣湯 治中寒服藥後諸證盡除但經絡

間微有窒塞辛温藥服之不能通快者第五

方用甘平助氣藥緩緩調之

人參一錢 麥冬一錢 黃芪蜜炙一錢 白芍一錢

甘草炙七分 生地黃二錢 牡丹皮八分 淡竹葉鮮者取汁少許煎

右用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加梨汁少許熱服

無梨汁用竹瀝可代

六方次第，自訂者也。然仲景卒病方論，無傳，難以徵信。再取傷寒論，并金匱治虛寒諸方，發明為例，見治熱病雜病之虛寒者，用藥且若此，而治暴病之說，可深信不疑矣。更取諸家方治，評定得失，大意以昭法戒。傷寒十四方，金匱十二方，評定通用成方十則，共得四十二方。

⑦桂枝湯加附子方 治傷寒發汗過多，汗漏不止。

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亡陽之證。方論俱見本集前

桂枝 三錢

芍藥 三錢

甘草 二錢

附子 炮去皮 臍三錢

煨薑 二錢

大棗 二錢

右用水二十大盞，煎至一盞，溫服。

按：漏汗亡陽之證，煨薑辛散，酌用一錢可也。

⑧真武湯 治太陽誤汗不解，悸眩，振，亡陽之證。

又治少陰腹痛，下利，有水氣之證。

茯苓 三兩

芍藥 三兩

生薑 三兩

白朮 二兩

附子 一枚 炮去皮 臍八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  
日三服

若效者加五味子半升細辛乾薑各一兩

細辛乾薑之辛以散水寒五味之酸以收肺氣而止咳

若小便利者去茯苓

茯苓淡滲而利竅小便既利即防陰津竭不當更滲

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二兩

芍藥收陰而停液非下利之所宜乾薑散寒而煖土土煖則水有制

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成半斤

嘔加生薑宜矣乃水寒上逆為嘔正當用附子者何以反去之耶蓋真武湯除附子外更無熱藥乃為脾胃素有積熱留飲慣嘔而去之又法外之法耳觀後通脈四逆湯嘔者但加生薑不去附子豈不甚明所以暴病之嘔即用真武尚不相當也

九芍藥甘草附子湯 治傷寒發汗不解反惡寒陽

虛之證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附子 一枚炮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温服半升

十茯苓四逆湯 治傷寒汗下屢誤陰陽兩傷煩躁

之證

醫明法律 卷之三 諸方 五 二之二

茯苓 六兩 人參 一兩 甘草 二兩 乾薑 一兩

附子 一枚 剉去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

日三服

①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治傷寒下之後脈促胸

滿微惡寒陽虛之證。又治風濕相搏之證。

去芍藥加白朮亦治風濕相搏

桂枝 三兩 去皮 甘草 二兩 附子 一枚 炮 生薑 三兩 切

大棗 十二枚 擘

右五味咬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  
適寒温服一升

②乾薑附子湯 治傷寒下之後復發汗晝煩躁夜

安靜脈沉微陽虛之證

乾薑 一兩 附子 一枚 剉去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③甘草附子湯 治風濕相搏煩疼掣痛短氣惡風

陽虛之證

甘草 二兩 附子 二枚 炮去 白朮 二兩 桂枝 四兩 去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止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妙

④附子瀉心湯 治傷寒心下痞惡寒汗出熱邪既盛真陽復虛之證。金匱有大黃附子湯亦同此意見二十九方

大黃 二兩 黃連 各一兩 附子 一枚炮別

右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湯漬之須臾絞去滓內附子汁分温再服

⑤四逆湯 治三陰經證。四肢厥冷。虛寒下利。急温其藏之總方。

甘草 二兩炙 乾薑 三兩強人可四兩 附子 大者一枚生去皮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分温再服

⑥通脈四逆加減湯 治厥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厥逆惡寒。脈微欲絕之證。即用前四逆湯方。面色赤者。加蔥九莖。面色赤。陽格於上也。加蔥通陽氣也。故名通脈。腹中痛者。去蔥加芍藥二兩。腹中痛。其陰不順。陽也。加芍藥收陰也。

嘔者加生薑二兩

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咽痛陰氣上結也去芍藥惡其

欽氣聚陰也加桔梗利咽也

利止脈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利止邪欲罷也

脈仍不出陽氣未復也脈者氣血之先陽氣未復亦兼陰血不充故加人參補其氣血也

去桔梗者惡其上下載而不四通也

①白通湯 治少陰病但見下利藏寒陰盛用此以

通其陽勝其陰

蔥白 四莖

乾薑 一兩

附子

一枚生去皮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②白通加猪膽汁湯 治少陰下利脈微與上白通

湯服之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用此加

猪膽汁湯為鄉導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

蔥白 四莖

乾薑 一兩

附子

一枚生去皮

人尿 五合

猪膽汁 一合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膽汁

人尿和令相得分溫再服若無膽汁用人尿

亦可

⑤附子湯 治少陰病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陽虛之證灸後用此方又治少陰身體痛手足寒脈沉陽虛之證

附子 二枚去皮夜 茯苓 二兩 人參 二兩 白朮 四兩  
芍藥 三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⑥麻黃附子甘草湯 治傷寒少陰經二三日無裏證用此方溫經微發其汗金匱用治少陰水

病少氣脈沉虛脹者發其汗即已又少陰無裏證而有表證反發熱者去甘草加細辛名麻黃附子細辛湯二方皆少陰表法也  
已上十四方引證仲景傷寒證治

⑦白朮附子湯 金匱治風濕相搏身體煩疼不能轉側脈浮虛而澹者用桂枝附子湯若大便秘小便自利者用此方

白朮 二兩 附子 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 一兩炙 生薑 一兩半切  
大棗 六枚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三服  
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  
胃狀勿怪卽是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  
除故耳

又近効方朮附湯治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  
食味用此方煖肌補中益精氣

⑤桂枝去芍藥加麻辛附子湯 治氣分心下堅大  
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

桂枝 三兩 生薑 三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麻黃 二兩 細辛 二兩 附子 一枚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  
取二升分温三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卽愈  
金匱論水氣病寸口脈遲而澹至名曰氣分  
一段與義前明之矣今觀此證氣分之水結  
聚心下堅大如盤內水與外風相扶漫無解  
散之期榮衛之氣且無繇通行相得膈中之  
太氣更無繇豁然而轉其氣抵從邊旁走動  
如旋杯之狀苦且危矣此方桂枝湯去芍藥

之酸收。而合麻黃附子細辛湯之溫散。明是欲使少陰之水寒。及所挾之外風。一汗而內外雙解無餘。故云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則愈。其非少陰水寒。及不挾外風之證。自是胃中蓄積水飲至多。上結心下。但用枳實白朮二味治其水飲。腹中與即當散矣。金匱雖未明言。究竟氣分之水。不越此陰陽二治。故不厭其複。重繹於此方之下。

⑤ 崔氏八味丸 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 又治虛

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 又治短氣有微飲引從小便出

乾地黄八兩 山茱萸 薯蕷各四兩 澤瀉

茯苓 牡丹皮各二兩 桂枝 附子各一兩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九日再服

金匱用崔氏八味丸成方。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者。脚氣即陰氣。少腹不仁即攻心之漸。故用之以驅逐陰邪也。其虛勞腰痛少腹拘

急小便不利。則因過勞其腎。陰氣逆於少腹。阻遏膀胱之氣化。小便自不能通利。故用之以收攝腎氣也。其短氣有微飲者。飲亦陰類。阻其胸中空曠之陽。自致短氣。故用之引飲下出以安胸中也。乃消渴病飲水一斗小便亦一斗而亦用之者何耶。此不但腎氣不能攝水。反從小便恣出。源泉有立竭之勢。故急用之以逆折其水。不使順趨也。夫腎水下趨之消。腎氣不上騰之渴。舍此曷從治哉。後人

謂八味丸為治消渴之聖藥。得其旨矣。然今世以為壯水益火兩腎平補之套藥。曾不問其人小便之利與不利。口之渴與不渴。一槩施之。總於金匱之義有未悉耳。

括蕞瞿麥丸

治小便不利有水氣其人渴

括蕞根 二兩

茯苓 三兩

薯蕷 三兩

附子 一枚

瞿麥 一兩

右五味末之。煉蜜丸。梧子大。飲服。三丸。日三服。不知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溫為知。

金匱治小便不利而淋且渴者用之以其胃中有熱腹中有寒故變八味丸之制為此丸見其人跌陽脈數即胃中有熱胃熱必消穀引食大便必堅小便必數是其淋而且渴為胃熱中消明矣故用栝萸以清胃熱茯苓瞿麥以利小水然腎中寒水之氣上入於腹則腹中必冷故用附子以勝其寒方下云以小便利腹中溫為知製方之義可繹思也

⑤ 薏苡附子散 金匱治胸痺緩急之證

薏苡仁 二兩  
 炮  
 大附子 一枚  
 炮

右二味杵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

⑥ 烏頭赤石脂丸 金匱治心痛徹背背痛徹心

蜀椒 一兩  
 炮  
 烏頭 半兩  
 炮  
 附子 半兩  
 炮  
 乾薑 半兩  
 炮

赤石脂 一兩  
 煨

右五味末之蜜丸如桐子大先食服一丸日

三服不知稍加服

⑦ 九痛丸 金匱治九種心痛兼治卒中惡腹脹痛

口不能言又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胸痛并冷

腫上氣落馬隊車血疾等

附子三兩

生狼牙一兩

巴豆一兩

人參心炙研

乾薑

吳茱萸各一兩

右六味末之煉蜜丸如桐子大酒下強人初服三九日二服弱者二九

⑤附子粳米湯

金匱治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

逆滿嘔吐

附子一枚

半夏半升

甘草兩

大棗十枚

粳米半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⑥大建中湯

金匱治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

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者

蜀椒二合

乾薑四兩

人參二兩

蜀椒去汗

乾薑

人參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膠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溫再服如一炊頃可飲粥二升後更服當一日食糜溫覆之



⑤大烏頭煎 金匱治心腹痛脈弦緊邪正相搏即

為寒疝繞臍痛若發則自汗出手足厥冷者

烏頭 大者五枚 去皮不飲

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蜜二升煎令

水氣盡取二升強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

差明白更服不可日再服

⑥大蘇 又方治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

痛灸刺諸藥不能治用本方以桂枝湯五合

解令少清初服一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

復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狀得吐者為中病  
外臺烏頭湯治寒疝腹中絞痛賊風入攻五  
臟拘急不得轉側發作有時使人陰縮手足  
厥逆即此合桂枝湯方也

⑦大黃附子湯 金匱治脇下偏痛發熱其脈弦

此寒也以溫藥下之

大黃 二兩 附子 二枚 細辛 二兩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若強

人煮取二升半分溫三服服後如人行四五

里進一服

仲景治傷寒熱邪痞聚心下而挾陽虛陰盛之證用附子瀉心湯之法矣其雜證脇下偏痛發熱為陽其脈弦緊為陰寒上逆者復立此溫藥下之一法然仲景諄諄傳心後世領略者鮮金匱又別出一條云其脈數而緊乃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數脈弦者當下其寒脈緊而遲者必心下堅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讀者固識其指詎知皆以溫藥下

乏之法耶其日當下其寒日陽中有陰試一提出其金鍼不躍然乎

⑤赤丸

治寒氣厥逆

茯苓

四兩

烏頭

二兩炮

半夏

四兩洗一方用桂枝

細辛

一兩子金作人參

右四味末之內真朱為色煉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飲下三九日再服不知稍增之以知為度

已上十二方引證金匱證治

⑥論建中之法

醫明法

卷之二

諸方

二

二二二

傷寒有小建中湯一法。乃桂枝湯加膠飴共六味。治二三月心悸而煩。欲傳不傳之邪。以其人中氣餒弱不能送邪外出。故用膠飴之甘。小小建中氣以祛邪也。金匱有黃芪建中湯一法。於小建中湯內加黃芪。治虛勞裏急自汗。表虛肺虛諸不足。證而建其中之衛氣也。金匱復有大建中湯一法。以其人陰氣上逆。胸中太寒。嘔不能食。而腹痛至極。用蜀椒乾薑人參膠飴。大建其中之陽。以驅逐濁陰也。後人推廣其義。曰樂令建中湯。治虛勞發熱。以乏並建其中之榮

血。曰十四味建中湯。治臟氣素虛。以乏兩建其脾中。腎中之陰陽。仲景爲祖。後人爲孫。一脈淵源。猗歎盛矣。建中如天子建中和之極。揖遜征誅。皆建中內常然之事。虛羸之體。服建中後。可汗可下。誠足恃也。至理中則燮理之義。治中則分治之義。補中溫中。莫非惠先京國之太端矣。緣傷寒外邪。逼處域中。法難盡用。仲景但於方首以小之一字。示其微意。至金匱治雜證始盡建中之義。後人引伸觸類。曲暢建中之旨。學者必於前人之方。一一會其大意。庶乎心手之間。

醫門法集 卷之二  
無入而不自得也。

論東垣升陽益胃湯黃芪補胃湯二方彙方諸書採治惡寒之證其誤最大。

惡寒一證大率陽虛所致有微甚之不同微者用桂枝湯加人參黃芪甚者并加附子仲景之法精且備矣後世全不究心但曰外感遵仲景內傷法東垣取東垣升陽益胃黃芪補胃二湯為表虛惡寒之治此不可不辨也蓋表為陽表虛即表之陽虛故惡寒也與升陽益胃之方迥不相涉升陽益胃者因其人陽

氣遏鬱於胃土之中胃虛不能升舉其陽本內經水鬱發之之法益其胃以發其火也升陽方中半用人參黃芪白朮甘草益胃半用獨活羌活防風柴胡升陽復以火本宜降雖從其性而升之不得不用澤瀉黃連之降以分殺其勢製方之義若此至黃芪補胃湯則并人參不用而用白芷藁本升麻黃黃蘗大升小降之矣然陽火鬱於胃土之中其時寒必兼時熱其脈必數實其證必燥渴若不辨而簡其方以治陽虛陰盛有寒無熱脈微不渴之惡寒寧不殺人乎。

醫門法卷之二  
論扶陽助胃湯  
此方乃東垣弟子羅謙甫所製治虛寒逆上胃痛之證遵內經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佐以苦溫之旨用附子乾薑之大辛熱者溫中散寒用草豆蔻益智仁辛甘太熱者驅逐胃寒同為主治用甘草之甘溫白朮陳皮之苦溫溫養脾氣以佐之寒水挾木勢侮土故作急痛用桂以伐腎邪用芍藥以瀉肝木用吳茱萸以泄胸中厥逆之氣三使分猷而出井井有條謙甫師事東垣二十年盡得東垣之學觀此方以扶陽助

胃為名明是中寒繇於胃寒一似韓祗和法門較之升陽益胃不啻岐途矣要知東垣治火鬱發其火則烟熄謙甫治無火補其土則氣溫用方者可不辨之於蚤乎語云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謙甫真不愧東垣弟子矣

論附子理中湯

理中湯古方也仲景於傷寒證微示不用之意故太陽慎下協熱而利心下痞鞭表裏不解用理中湯加桂枝而更其名曰桂枝人參湯及治霍亂證始仍理

醫門法律 卷之二  
中之舊。此見理中非解外之具矣。然人身脾胃之地。總名中土。脾之體陰而用則陽。胃之體陽而用則陰。理中者兼陰陽體用而理之。升清降濁。兩擅其長。若脾胃兩臟陽虛陰盛。本方加附子。又以理中之法兼理其下。以腎中之陽較脾中之陽。關係更重也。後人更其名曰附子補中湯。換一補字去兼理之義遠矣。寶鑑復於本方加白芍白茯苓厚朴草豆蔻陳皮。名曰附子溫中湯。治中寒腹痛自利完穀不化脾胃虛弱。不喜飲食。懶言困倦嗜卧等證。反重健運之陽。不重

蠶藏之陽。燻亂成法。無足取也。夫既重溫脾。附子可以不用。既用附子。溫腎即不當。襍以白芍之酸寒。况完穀不化。亦豈厚朴陳皮豆蔻所能勝哉。嗟夫釜底有火。乃得腐熟水穀。冷灶無烟。世寧有不炊自熟之水穀耶。後人之不逮古昔遠矣。今人競字補腎。不知補脾。不知此語出自何典。而庸俗左信。為實有是說。豈非裡淺易入耶。又三因桂香丸。潔古漿水散。未免太過。仲醇脾胃雙補丸。未免不及。太過則陽亢不及。則陰凝。總不若附子理中之無偏無陂矣。

論增損八味丸  
古方崔氏八味丸用附桂二味陽藥入地黃等六味陰藥之中金匱取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其意頗微蓋地氣上加於天則獨用薑附之猛以勝之地氣纔入少腹適在至陰之界無事張皇所以但用陽藥加於陰藥內治之不必偏於陽也至腎水泛溢婦人轉胞小便不利則變其名爲腎氣丸而藥仍不變蓋收攝腎氣則腎水歸源而小便自行亦無取偏陽爲矣觀此則治陽虛陰盛之卒病其當用純陽無陰更復

何疑後人於脚氣入腹少腹不仁而見上氣喘惡嘔吐自汗不識其證地氣已加於天襲用此方不應乃云此證最惡以腎乘心水尅火死不旋踵用本方加附桂各一倍終是五十步笑百步不達卒病大關徒以腎乘心水尅火五臟受尅爲最惡不知五臟互相尅賊危則危矣惡未惡也厥後朱奉議治脚氣變八味丸爲八味湯用附子乾薑芍藥茯苓甘草桂心人參白朮其義頗精於中芍藥甘草人參臨證更加裁酌則益精矣奈何無識之輩復以此湯挿入已見去

桂心加乾地黃。以陰易陽。奚啻千里。而方書一藥混  
收。詎識其為奉議之罪人乎。

⑤論三因治自汗用芪附朮附參附三方

黃芪一兩附子五錢名芪附湯。白朮一兩附子五錢  
名朮附湯。人參一兩附子五錢名參附湯。三方治自  
汗之證。審其合用何方。煎分三服服之。其衛外之陽  
不固而自汗。則用芪附。其脾中之陽過鬱而自汗。則  
用朮附。其腎中之陽浮游而自汗。則用參附。凡屬陽  
虛自汗。不能舍三方為治耳。然三方之用。則大矣。芪

附可以治虛風。朮附可以治寒濕。參附可以壯元神。  
三者亦交相為用。其所以祇用二物比而成湯。不雜  
他味者。用其所當用。功效若神。誠足貴也。年高而多  
姬妾者。每有所失。隨進參附湯一小劑。即優為而不  
勞。仕宦之家。彌老而貌若童子。得力於此方者。頗眾。  
故治自汗一端。不足以盡三方之長也。以黃芪人參  
為君。其長駕遠馭。附子固不能以自恣。朮雖不足以  
制附。然遇陽虛陰盛寒濕沉痾。即生附在所必用。亦  
何取制伏為耶。金匱近効白朮附子湯中。即本方加



甘草一味。仲景取之以治痺證。豈非以節制之師。緩圖其成乎。惡證用其全力。即不可制。緩證用其半力。即不可不制。至如惡中之緩。緩中之惡。不制而制。制而不制。妙不容言矣。

①論寶鑑桂附丸

方用川烏黑附乾薑赤石脂川椒桂六味為丸。療風邪冷氣入乘心絡。臟腑暴感風寒上乘於心。令人卒然心痛。或引背脊乍間乍甚。經久不愈。按此方原做金匱九痛丸之例。治久心痛而云暴感風寒入乘於

心。令人卒然心痛。則是素無其病。卒然而痛矣。卒病宜用湯以盪之。豈有用丸。且服至一料之理。千萬方中。獲此一方。有合往轍。又不達製方之蘊。學者將何所宗乎。况邪在經絡。則治其經絡。邪在府則治其府。邪在臟則治其臟。此方即變為湯。但可治臟病。不可治府及經絡之病。蓋臟為陰。可勝純陽之藥。府為陽。必加陰藥一二味。以監制其僭熱。經絡之淺。又當加和榮衛。并宣導之藥。美因併及之。

②論得効草撥丸

虛寒泄瀉宜從溫補固矣。然久瀉不同暴病。且有下  
 多亡陰之戒。方中用附子勝寒。當無以參朮如理中  
 之例可也。乃用乾薑復用良薑。用革撥復用胡椒。用  
 丁香復用豆蔻。惟恐不勝其瀉。曾不思五臟氣絕於  
 內。則下利不禁。其敢以一派香燥坐耗臟氣耶。後人  
 復製萬補丸。雖附子與人參當歸白朮同用。而仍蹈  
 前轍。丁沉乳苧草蔻肉蔻薑桂革撥。既無所不有。更  
 加陽起鍾乳赤脂。石性之悍。真圖瀉止其瀉。而不知  
 盡劫其陰。從速入臟氣之絕耳。用方者鑒諸。

④論本事溫脾湯

學士許叔微製此方。用厚朴乾薑甘草桂心附子各  
 二兩。大黃四錢。煎六合頓服。治錮冷在腸胃間。泄瀉  
 腹痛。宜先取去。然後調治。不可畏虛以養病也。叔微  
 所論。深合仲景以溫藥下之之法。其大黃止用四錢。  
 更爲有見。夫錮冷在腸胃。而滑泄矣。即溫藥中寧敢  
 多用大黃之猛。重因之乎。減而用其五之一。乃知叔  
 微之得於仲景者深也。仲景云。病人舊微溏者。梔子  
 湯不可與服。又云。太陰病。脈弱便利。設當行大黃芍

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卽是觀之腸胃錮冷之滑泄，而可恣用大黃耶。不用則溫藥必不能下，而久留之邪非攻不去。多用則溫藥恐不能制，而洞下之勢或至轉增。裁酌用之，真足法矣。玉機微義未知此方之淵源，不爲首肯，亦何貴於論方哉。

④論本事椒附散

治項筋痛連背髀，不可轉移。方用大附子一枚炮去皮臍爲末，每服二錢，用川椒二十粒以白麴填滿，水一盞，生薑七片同煎，至七分去椒，入鹽空心服。叔微云

予一親患此，服諸藥無効。嘗憶千金髓有腎氣攻背強一證，處此方與之。一服瘳，觀此而昌陰病論中所謂地氣從背而上入者，項之頸筋料大。頭項若米，非臆說矣。夫腎藏真陽，陽盛則百骸溫暖，陽衰則一身互寒。至陽微則地氣上逆者，其冷若冰，勢所必至此。但項筋痛連背，髀殊非暴證，且獨用附子爲治，則暴病必藉附子全力。大劑服之，不待言矣。少陵詩云：奇文共相賞，疑義相與析。安得起宋代之叔微，劇談陰病乎。



